

070
524

法学绪论

韩 忠 谟 著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法 学 绪 论

韩 忠 谟 著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法学绪论/韩忠谟著. —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 2009. 10

ISBN 978 - 7 - 301 - 15400 - 7

I. 法… II. 韩… III. 法学 - 研究 IV. D90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01429 号

书 名: 法学绪论

著作责任者: 韩忠谟 著

责任编辑: 陆建华

标准书号: ISBN 978 - 7 - 301 - 15400 - 7/D · 2337

出版发行: 北京大学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

网 址: <http://www.pup.cn>

电 话: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117788

出版部 62754962

电子邮箱: law@pup.pku.edu.cn

印刷者: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

经销者: 新华书店

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A5 9.25 印张 208 千字

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19.00 元

未经许可,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举报电话:010-62752024 电子邮箱:fd@pup.pku.edu.cn

韩忠谟先生行述

韩先生忠谟，字筱初，江苏省泰县人。考讳冶初，民国初年毕业于南京两江法政学堂，历任安徽省休宁县县长、江苏省高等法院检察署首席检察官。母崔太夫人，一九一五年七月二十八日，诞育先生于休宁任所。幼颖悟，异常儿，早识之无，祖宣甫公亲加督教，课以经籍，洞晓大义。后入南京安徽中学，一九三四年以会考第一名卒業，同年夏，考入国立中央大学法律学系，受课之余，孜孜于法学暨刑法原理之钻研写作，且以为终身志业；盖珂里泰县海安镇人谥韩氏为法学世家，先生幼学不倦，固根乎天性，亦以毋堕家声自励也。

一九四五年秋，日军败降，龙战方平，次岁还都南京。先生于一九四六年受任吴县地方法院推事，前后两年间，于法律实务外，著述弗辍，向美国耶鲁大学申请入学深造获可，即于一九四八年夏自沪乘轮赴美攻读，一九五〇年获法学硕士学位。继修博士班课程；时“国民政府”播迁来台，初揽法界名宿林彬先生出任“司法行政部部长”，林氏素耳先生清誉，思有以延致，委之机要，且商诸冶初公驰书力促，先生难违父命，意切趋庭，衡虑再三，遂于一九五一年冬返台，就任“司法行政部”秘书而主任秘书。所以倚畀者甚殷。一九五四年，台湾大学延聘为法学院法律学系副教授，而教授，继兼系主任。并历任训导长、法学院院长、教务长。盖其诱

掖青年学子，教泽覃敷，而学富资深，周知庶事，故校方辄相借重。方其继任法律学系主任也，广延名师，增辟课程，充实图书设备，此系之规模大具，盖策始于先生。学子向学从风，毕业后服务各界，中外回翔，皆卓然有成。四十年之间，陶镛作育者无虑千万。一九八一年，膺聘为台湾大学名誉教授。一九七五年至一九七七年出长“铨叙部”；一九七七年至一九七九年任“司法院副院长”，凡铨审及职系之厘订，审检分隶制度之推行，先后躬亲擘画，其策进之功有足多者。

一九八三年初，“中央研究院”钱故院长思亮先生以总干事一席相邀，意殊朏挚，谦辞不获，先生时任顾问有年，当局视同借调，故仅允以代总干事名义，相助为理。是年夏秋之间，思亮先生自美返台，旋卧病以至辞世，先生暂摄院务半年。一九九〇年初，“中央研究院组织法”奉核定修正，新置“副院长”，先生膺聘为首任代“副院长”。“院长”吴大猷先生深资倚重。“组织法”之修订，自研讨起草以至定稿，费时一年，胥假先生之手；而大猷先生勤予谘諏，字斟句酌。经“立法院”于一九九〇年元月照案通过，公布实施。继据之修订各研究所组织规程暨相关子法，详贍缜密，实有赖于先生之法学器识，其大裨于学术机构之规模开拓，良非浅鲜。

一九九〇年十月，先生街行蹉跌，受伤骨折，入院疗治，旋告痊可，而自觉体衰，有赖将养，乃掬诚恳辞，院方慰留至再而终予谅允。自是居家静摄，以读书自娱。又增润旧著《刑法原理》，重新梓行。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忽感不适，入台湾大学附设医院疗治，以肠癌宿疾复发，终至心脏衰竭，于一九九三年七月二十四日、农历六月初六子刻逝于台北市温州街寓所，享寿七十九岁。哲人长往，士苑腾哀。

夫人尤亚芬女士，同里尤望三先生之季女，一九三四年与先生缔婚于南京。望三公亦法学名宿，与冶初公同窗共事，同应政府征试，参与司法改制工作。先后在苏北清江浦、灌云、阜宁、江都诸地筹建审检机构，冶初公任审判厅长，望三公任检察厅长，监空衡平，一时肃肃。而两家过从既密，儿女遂论婚嫁。“国民政府”迁台之初，冶初公受任为“行政法院评事兼庭长”，夫人亲侍甘旨，厨下刀砧盈耳，色养躬承，一门雍睦。先生治公授课之余，则埋首著述，日不暇给，夫人怜其劳顿，宵分辄代为胜录编校，多年如一日，于家政之外若兼中秘，岂特鸿案相庄已也。夫人素羸弱，晚岁长卧病榻，先三年谢世，先生哭之恸，为文述其生平。子联甲，留美习工程，任“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”技正，媳吴淑妙，孙女其玮，其孝慈皆克绍家风。

综先生之一生，禀性温厚，休休有容，处事敬而临财廉，乐善而忘势。于法学精义独造，著作等身，其最为世人称道者，有《民法物权》、《法学绪论》、《刑法原理》、《刑法各论》、《刑事责任之理论》诸书。

毕生俭约自持，廉俸所蓄，计新台币一千万元，不以贻诸子孙，而悉供奖学基金。易箴之际，犹念念及此，遗命成立“韩忠谟教授法学基金会”，将善用基金孳息，以助清寒学子之有志法学者。后之人其念之勉之哉！

呜呼，大雅云亡，典型长在，谨撮其志业之尤伟者，为述略。

自序

中国从清末变法到现在已经五十多年,法律研究向来偏重于分析整理由外国继受而来的法制,全然是一个注释法的时期,因此,学者对于纯粹法律理论和思想的探讨比较忽略。晚近各大学才专为法律学系低年级学生开设法学绪论课程,似乎要在注释法学以外另辟门径,好让初学者下一番研究工夫,可是关于该科讲授的内容,还没有一致的标准。坊间所出版的教材,往往以综合现行法律作大致的介绍为主,结果无异为法律概要的性质,于是有人认为,该科和各种公私法课程内容重复,对于法律学系的学生并无必要,从而主张取消,借以节省时间,这种看法足以代表以往流行的注释法学态度。

我们认为,法学绪论一科的开设,无疑是为了提倡法理的研究,对于过去注释法学而言,应该是表示法律研究方法的转变。倘若该科讲授内容仍然专重各种形式法律观念的分析,彼此确属重复,但若今后的法律教育要对初学者灌输法律思想和理论,使能从远大处把握法律的全貌,以启发研究兴趣,法学绪论一科和其他法律课程将不但毫无重复之处,并且彼此配合,相得而益彰,实可断言。

著者近来担任法学绪论的讲授,自编讲稿,关于教材的选择,如何减少法律注释的成分,以免重复,而于法律思想的介绍,如何

求其深浅适度,以应初学者理论研究上的需要,曾煞费斟酌,日久不觉累积成篇,本书即系就原讲稿删正而成,欲为该科教材设计供其一得之愚,特以付梓。然而法学范围广大,以著者有限的经验和学殖,从事这一类的写作,深感费力,自知内容未尽妥适,谬误之处,在所难免,尚希高明不吝指正。付印时,多承台湾大学同事柯芳枝女士协助校勘,并志谢忱。

著者谨识一九六二年七月一日于台北

风雨故人情怀韩忠谏兄

龚祖遂

中大法学院的室友

一九九四年三月下旬，韩忠谏兄的公子韩联甲世兄来电话，要我为他父亲写篇纪念文章，又接到韩忠谏教授法学基金会董事长廖正豪先生函，嘱我为纪念集撰稿，义不容辞。

我与忠谏兄相交四十多年，最早在南京中央大学同窗三年的点点滴滴，时时在脑海中浮现，每当午夜梦回，许多往事，历历在目，记忆犹新，使我欲哭无泪，终夜难眠。

一九三五年，忠谏兄与我同时考取南京中大法学院，他读法律系，我念政治系；当年正值中大奉令限制招收文法科学生，因各校文法科毕业生就业困难，社会上有“毕业就是失业”的警讯。中大法学院共录取五十二名（法律系十六人，政治系十四人，经济系二十二人），毕业时法律系十人，政法系三人。我们同住南京四牌楼附近成贤街新建宿舍（二层楼），同年考取法律系的蔡保勳（浙江人）、詹树千（福建人）、史迪（江苏人）、政治系周雅怀（湖南人）皆分配在新宿舍。周雅怀与我同室，忠谏等四位同学分配于隔壁。

法律系、政治系第一、二年有共同必修、选修课程：国文、英文、中国通史、法学通论、政治学、经济学、社会学、民法总则、刑法

总则、国际公法、财政学、法理学、政治科学与政府、比较宪法等，所以我们时常在同一教室上课。国文课作文每两周一篇，教授钱之厚发出第一本作文簿，总是韩忠谟的，老师称赞忠谟：“他国学根底深厚，思想敏捷，条理清晰，文情并茂，我教了多年国文，他是最出色的。”我们同学早知他是江苏全省高中会考第一名，经国文老师对他嘉奖后，更加敬爱尊重。

生活严谨博学好问

忠谟生活严谨，寡言笑，埋头钻研，少与人往来。调皮的蔡保勳兄给他绰号“老夫子”，他不以为忤。因为他住在我右隔壁寝室，彼此是江苏人，同上课的机会很多，很面熟，自然相识交谈，我经常请教他课业上的问题，都得到圆满的回答，我非常感激。他喜欢我诚恳平实，不虚伪做作。因此我们常在法学院大楼教室同进出同上课，更常在四牌楼街上同一饭馆用餐；他喜欢吃蛋炒饭，我吃牛肉面，那时一块银元，七张饭票，后来涨价减为五张。凭票领饭面。起初大家客气，争先作东，拉拉扯扯，过一阵子大家免俗各付各的，倒也干脆。

蔡保勳喜欢音乐，时常在寝室高歌一曲，附近几个寝室，听得清清楚楚，有的说唱得好，有的说不识相；我问忠谟兄有没有听到歌声，他说没有。隔得远的同学都听到，他较近些而没有听到，因一心温课，思考问题，“声不入耳”故也，蔡保勳对中大校歌很有兴趣，有空就唱，中大共有三首校歌，南高、东大到中大，都有一首不同的校歌。

南高校歌由校长谦作词李叔同制谱：

大哉一成天下动，如鼎三足兮，日知、日行、日勇。千岁会归兮，集成于孔；下开万代育方兮，一趋于同。钟海西上兮江东，巍峨北极

兮，金城之中。天开教泽兮，吾道无穷；吾道无穷兮，如日方墩。

东大校歌，汪东教授作词，程懋筠作曲：

维襟江而振海兮，金陵宅其中，陟升皇以能晚兮，此实为天府之雄，煥哉郁郁兮文所钟，宏我黉舍兮甲于南东，干戈永戢，弦诵斯崇，百年树人，郁郁葱葱，广博易良兮吴之风，以此为教兮，四方来同。

中大校歌，罗家伦校长作词：

国学堂堂，多士跼；励学敦行，期副举世所属望，诚朴雄伟见学风，雍容肃穆在修养。器识为先，真理是尚，完成民族复兴大业，增加人类知识总量。进取，发扬，担负这责任在双肩上！

蔡保勳对这三首校歌都会唱，而且唱得珠圆玉润，确是高手。有一天，我们邻室同学詹树千（来台曾任大学先修班主任）、雅怀、保勳、史迪兄及我，在保勳兄寝室闲聊，他忽然想起中大三首校歌，说，究竟哪一首比较好，雅怀兄插嘴说，请“老夫子”解释，树千兄（说福建话，比较难懂）抢着说“对、对”，于是保勳兄要我请“老夫子”来评断，我向正在埋首书本的忠谏兄劝说：“大家敬仰你！等你休息一二十分钟，到蔡保勳寝室去一趟，解决我们对三首校歌的争议。”他无奈地放下书本和我一起走去，保勳兄连说好！好！拿出三首校歌给忠谏看，请其评断，哪首歌较好。忠谏对三首歌仔细看了之后说，易懂、易解、易唱，写得周延的，以罗家伦校长写的校歌较适宜。他这一说大家心服口服，鼓掌叫好。不过直到如今，中大仍沿用东南大学时代的校歌，我建议不久的将来，在台湾或在大陆的中大校长，应对三首校歌作一比较研究、凝聚共识，选择一首，传承久远。有一次，在法学院大楼教室，聆听钱端升教授讲“比较宪法”（他与王世杰教授合著《比较宪法》为当时权威著作），非常叫座，教室爆满。钱教授对宪法一门是当代权威，他讲完后，嘱同学有问题可提出讨论，忠谏兄站起来说，我有

一个问题请教老师,关于宪法上有争论的问题(好像是“五五宪草”总统权责问题),忠谏兄不急不徐,将问题的要点述说一篇,老师听罢,眼向天花板一瞄(他有一个习惯,对问题思考时,先向天花板瞄一瞄),而后如此这般的回答;忠谏兄似乎不满意,再站起来发问,于是师生之间论战起来,结果忠谏兄还是认为问题未获满意解决。钱老师当时说,我早已闻说你是法学院的高材生,中英文精通,受业各课,均有深入的研究,“比较宪法”当不例外,我教了北大、中大十余年(他是当年中大政治系主任),还没见到你这样博学好问的同学,当场称赞了一番。同时保勳兄等对他加深了认识,格外尊敬,从此同学不再叫他“老夫子”,因为这个绰号容易误会有讥讽的意味。

爱图书馆谈六朝松

忠谏兄逢到假期,很少出外郊游,总是手不释卷。有一次我对他说,我们到中大快要一年半了,还没有看到象征中大精神的“六朝松”,他面有难色地说,下一个星期天上午去吧,事实上他有重要问题研究,抽不出空来,下一个星期日,他估计可以空些,所以我们约定下星期日上午去,并邀约保勳、雅怀兄一同去,这天正是风和日丽,校园梅庵四周,绿草如茵,鸟语花香,景色宜人,我向往已久的“六朝松”,就在那里,一眼望去,树叶茂盛,枝干苍劲挺拔,经过千余年风吹雨打,仍然不畏一切,挺立雄壮,真是中大精神的见证者。

那时正好历史系三四位同学坐在草地上,谈论“六朝松”树龄问题,我们在一旁清晰听到,有的说是三国吴大帝孙权开国时就已生长在那里,算算它的树龄,约有一千七百一十三年,有的说,如果是六朝最后一朝方种植,大约有一千三百四十七年至一千三

百七十八年，“六朝松”真有这么高的树龄？我们颇有些怀疑！大家正在思考这个问题时，忠谏兄不人云亦云，似乎他灵机一动地说，这个树龄问题，希望让农学院有研究的同学或师长们用科学方法，去确实验证一下，大家说，好主意！好主意！

据最近去过南京母校的同学说，“六朝松”已名列“国宝”，近年来树干中空，枝叶枯萎，显示老态，若不加强维护保养，很可能过不了几年便会倒下。校方对这景象，不胜忧虑，除已将水泥灌注空洞外，并以水泥柱二枝加以撑持补强，严密保护。

忠谏兄读书有三个步骤，第一，自我思考；第二，名师指导；第三，去图书馆掘实。他在课前，先对课本阅读一遍，而后求了解，上课时尽量吸收老师指教，课后去图书馆寻找所需的参考书刊，以求彻底领悟，有一次保勳兄有一个法学方面的问题请教他，问我如何用最快的方法可以找到他，我不加考虑说，你去图书馆，他急速走去，真的达到目的，忠谏兄奇怪地说，你怎知我在这里，是不是祖遂兄告诉你的，他说，正是，接着他说，祖遂兄真是我的知己，我的行动他最清楚，而且常常看透我的心意，今天来图书馆，很多同学想不到的，因同学们大都外出郊游，猜想我也不例外。

中大图书馆位于校区中心，距离法学院大楼很近，远在一九二一年冬，江苏督军齐燮元为其父亲齐孟芳（祝寿），以寿仪十五万银元捐赠东南大学建造图书馆，初名孟芳图书馆，由清末状元张謇题额，后改名为国立中央大学图书馆；馆内设有阅览室、期刊室、参考书室，桌椅宽大舒适，房屋高敞明朗，环境幽雅；该馆落成启用时，藏有图书三千六百十二种，凡二万九千七百四十四册，图书馆藏书已具规模，罗家伦先生于一九二一年八月接掌中大至一九二五年一月。这四年之中，图书杂志，积极扩充，新增图书中文及日文书籍共四万八千二百六十五册，西文书一万九千五百七十

册,中文杂志二百六十六种,西文杂志一百八十六种,可谓灿然大备;全国各大学图书馆藏书均无出其右。忠谏兄需要浏览参考书刊,都可在此图书馆中找到。图书馆上午八时开放,晚上九时关闭,去的人必须赶早,后到者没有座位了。所以忠谏兄去得很早,他有空就到图书馆,图书馆是他读书生活中的最爱。

听意大利乐团轶事

与“六朝松”齐名的中大礼堂,亦是中大精神的象征,中大行政中心即在大礼堂二楼,穹顶巍峨,罗马式巨构,在朱家骅校长时代兴建,罗家伦手中完成的。忠谏兄很少到大礼堂去,有一次意大利交响乐团在大礼堂演奏,保勳兄说:这是世界闻名的大乐队,很难得的机会不要错过,祖遂兄快邀约忠谏兄准时去欣赏,忠谏兄无与致,我劝说开开洋荤好吗?他勉强地说,你一定要去,我不好太固执,奉陪好了。因为去的人太多(师生加来宾),除政府大员、贵宾及少数几位院长教授(音乐)外,都排队进入,我们去得迟,礼堂客满,只好站着听,但见讲台上指挥者拿了二三尺长的棒子,忽上忽下,或左或右,精神抖擞,听不清楚音响,该传音器有小毛病,伸起头踮着脚看去,大钢琴三四台,大中小提琴、洋笛、喇叭、铜鼓,各种乐器着实不少,演奏的人大约有二三十人,可惜声音太小,只觉得好像蚊子在夜晚飞舞的嗡嗡声,这样演奏一个半小时结束。散场后,保勳兄(他去得早,排在中段),兴奋地说,好极了,名不虚传,大饱耳福,可是我们两人则感到失望,尤其忠谏兄摇头丧气,一无好感。其实我们无欣赏能力,他说全身都无音乐细胞,相顾一笑。

但换一角度看,大礼堂的功用对他太大了,国际权威学者(法学方面)来到大礼堂演讲,那他尽快就去,因为有些他慕名的学者

演讲，很难请得到，机会极少，所以他非去听不可，他每次听讲后，回到寝室，我问他讲得如何，他每次都开心地说，难得、难得，很多不解的问题，从听讲中满足了心愿！

有一年，华东八大学举行中英文辩论会，轮到成校主办，我不擅词令，又无特长，但有一颗热诚服务的心，学生活动较为积极的一分子。似是一学生自治，推请我筹办，我左思右想，犹豫不决时，面请忠谏兄决定，他说你和我个性不同，你好动，我好静，你外向，我内向，你体弱无耐力，我强壮有毅力，你至诚待人，做事负责，同学都知道体念到的。这次重要任务，学生会方面推选你主办是经过慎重考虑，你被看中不是偶然的，我想你一定办得圆满成功，这工作你承受下来好了。在他分析鼓励之下，我奔走策划，全副心力投入，结果达成任务，不过代表我校同学参加辩论的成绩平平。那时罗校长在我代表中大致开幕词后，他悄悄地对我说：“在主席台上致词，最好不要穿大衣（我穿大衣出洋相）。”我回说：“谢谢校长提示。”至今我对大衣一无好感，一进门就和礼帽一样，立刻脱掉。罗校长曾对我说：“我替你们选的教授，都是国内外一流的佼佼者，你们真有福气。”会后即回到忠谏兄寝室急着说，这次会务办得尚算满意，感谢你的劝告，他微笑着说：“这是我意料中的事。”我还将罗校长对我说的告诉他：为我们同学礼聘到国内外一流的名教授来校讲学，我们真有福气，他说，这是真的，我们要知福、惜福、不要辜负校长一番苦心。

抗战一别，台湾相会

一九三七年夏，时局紧张，日寇不断挑衅，借机侵犯，七月七日抗战终于爆发，接着淞沪激战，不久上海失守，南京垂危，敌机于八月间三次连续大轰炸首都，中大校舍多处毁损，罗家伦校长

认为,这次中日之战必是长期抗战,决定将学校迁移大后方,吴干教授等建议迁移重庆,校长早有此打算,九月二三日奉准西迁,校方紧急通知师生于十月十三日集中汉口,换船西上,我与雅怀、保勳、史迪、树千兄等准时到达汉口,转船至宜昌,再进到重庆沙坪坝,十一月初即上课,但不见忠谟兄踪影,大家推测八月间局势危急时,他返家后,未能及时出走,失去联络,使我们非常想念。直到一九五一年冬,树千兄电话报佳音说,你最挂念的忠谟兄已来台,现在“司法行政部”服务,我高兴得说不出话来,急忙邀约四位在台同学,于银翼餐厅小酌,大家见忠谟兄驾到时,抢来握手,坐定后,各说阔别数年的遭遇、变化,更谈及南京读书三年时的情景,都有说不完的话题,诉不尽的衷曲,有如兄弟般的亲热。此后相见机会较多,每值新年(农历),互相来往拜年,谈起“中大蛋炒饭”,他总是微笑,勾起他许多的回忆,冬天他喜穿长袍,有一次到我家拜年也穿的是长袍,他劝我也穿长袍,他说丝棉长袍又轻便又温暖,我于是就在冬天购置长袍穿,觉得非常实用。过了几年,台湾流行电话拜年,我们也随俗电话拜年,听他亲切的声音,如同见面一样,非常快慰。

一九八三年八月吉日,保勳兄二公子结婚,树千兄约好四位老同学同去道贺并参加喜宴,我们三人先到,忠谟兄迟迟未来,树千兄要我电话催促,我说我早已和他联络过,他一定会来,当我们正谈他时,他到了,我们相互握手,含笑坐下,于是谈天说地,甚感亲切。我说大家向保勳(因腰脊骨刺,瘫痪不能行走,卧床休养,翌年中风病故,大家很悲伤)嫂道贺,说时迟,保勳嫂走得快,已过来表示谢意,我们起身拱手道喜。因为我们四位相聚一起机会绝少,从无拍过照,这次有机会拍了照留念。

席间忠谟兄说,我们都是七十岁左右的人了,这种高龄就有

三怕：一怕摔跤，二怕感冒，三怕开刀。大家生活起居要谨慎小心。他平时偶有伤风感冒，一九八六年结肠癌开刀，一九九〇年（他恩爱夫人亡故一个月后）被大狼狗撞倒跌断腿骨又住院开刀，这老人三怕，他不幸言中，而吉人天相，均安然度过。他两次开刀，我皆去探望，靠近他病床旁，婉语安慰他。联甲世兄接客送客，忙进忙出，满头是汗，劳累异常，日夜守护，孝心感人。

真读书人卓然有成

一九九二年新年，他打电话来拜年，适我外出，由内子接听，他说大嫂恭喜，向你们拜年，接着说已搬到敦化北路二二二巷二九号之一的五楼居住了，电话是七一五四一五六，请记下来，内子说，遵命。他要求念一遍给他听，听后他说，不错，然后才挂断电话。做学问的人，谨慎细心，为人设想有如此者。我与忠谟兄在南京、在台湾前后交往四十余年，他真诚相待，认为知己，他“才高八斗、学富五车”，我是一无成就，而他怀念故旧，情谊殷殷，真是有缘。忠谟兄离我日远，追忆往事，尤其南京三年点点滴滴，陈述如上，聊表哀思。至于其在法学方面，忠谟兄著作等身，《法学绪论》，更是法学界的经典之作，他是经师，也是人师。文化界名人，全球畅销的《中外杂志》发行人王成圣教授曾于该杂志（一九九三年十二月号）“真读书人韩忠谟”大作中结论，他“立功、立德、立言”，皆卓然有成，可以不朽矣，真是确切平实之论。

忠谟兄高足廖正豪先生，平时照顾韩老师无微不至，不辞辛劳，付出心力为老师主办丧事，又征募纪念老师文稿，编纂成书，以为永久纪念。在今日师生伦理不彰之下，有如此尊师重道的学生，我深为忠谟兄庆幸，走笔至此，窗外细雨濛濛，潸然泪下。